

前后汉书菁华录

一函
六册

後漢書菁華錄卷上目錄

光武敕馮異

光武賜竇融書

光武臨淄勞耿弇

光武與公孫述書

光武報臧宮馬武詔

明帝祀明堂詔

明帝臨雍養老詔

明帝手詔東平三國傳

馬皇后辭封爵詔

馬皇后報帝請封外戚詔

章帝奉天勅吏詔

章帝定改禮制詔

章帝勅侍御史司空詔

鄧皇后詔河南尹豹等

殤帝勅司隸校尉部刺史

王遵與竇將牛邯書

鄧禹河北說光武

馮異遺李軼書

馮異自陳疏

竇融責讓隗囂書

馬援論隗囂疏

馬援與竇將楊廣書

馬援勞官屬

馬援誡兄子書

朱勃追訟馬援疏

馬廖上長樂宮疏

韋彪貢舉議

韋彪置官選職議

杜林論增科禁疏

朱浮與彭寵書

朱浮日食疏

張純正昭穆疏

孔融告高密教諭

鄭康成詩譜序附

丁鴻日食封事

班彪王命論附

班固賓戲

東平王倉諫二陵起縣邑疏

何敞諫用竇氏疏

徐防五經章句疏

陳忠論喪服疏

班昭絕域請還疏

班昭勾兄餘年疏

班昭代還答任尚

崔駰誠實憲書

張敞上王暢奏記

傅燮請誅中官疏

臧洪報陳琳書

蔡邕諫伐鮮卑議

文載書末
應入下卷

蔡邕女訓附

卷下

左雄陳吏事疏

李固遺黃瓊書

荀爽陳便宜策

荀悅前漢紀論附

李固陳政事疏

李固奏記梁商

李固與胡廣趙戒書

陳琳諫召外兵

曹操與孔融書

孔融答曹操書

孔融與曹操論盛孝章書附

袁紹討曹操檄

袁紹與公孫瓚書附

劉表與袁譚書

劉表與袁尚書附

孔僖上章帝自訟疏

班彪議答北匈奴疏

光武紹論

皇后紀序

齊武王續傳論

吳蓋陳臧列傳論

中興二十八將傳論

馬援傳論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序

班固傳論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序

馬融傳論

蔡邕傳論

陳蕃傳論

黨錮列傳序

行
金
目
金
二

孔融傳論

逸民列傳序

宦者列傳序

後漢書精華錄卷上

光武救馮異

馮異傳。帝諱秀。字文叔。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長沙定王發之。後王莽末。帝與兄續起兵。舂陵定天下。再受命。廟號世祖。建武二

年。帝既遣異代鄧禹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貝劍并下。此勅異頓首受命。

三輔

京兆馮翊扶風

遭王莽更始

劉元

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

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擄掠。御本能。御史士念

自修勅。無為郡縣所苦。

蔡邕聞之曰。帝王之言。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也。此以異代禹也。禹已入

長安。復不能制赤眉。故以異代之。異至。禹復邀與同戰。又敗。禹歸。異能自破赤眉。

始以盆子降。異不伐不殺。又有戰功。誠中興賢將也。中興戰功。昆陽之捷。帝有

神授。王郎之破。耿弇父子有力焉。弇最英武。又有平劉永張步之功。鄧禹首贊大

計。有關中之功。寇恂有餽運之功。吳漢來歙岑彭等有平隴蜀之功。然余所最喜

者。馬伏波也。伏波英爽。有學問。恨光武不使之治國耳。如平交趾。即能安定。區處

耕種。使數世猶守。馬將軍故事。此其治行。當過寇恂矣。伏波其人豪哉。

光武賜賈融璽書

賈融傳。時融屯兵河西。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以隔遠未。能自通。建武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亦聞河

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通置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于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

制詔於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

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隔路塞邑邑何已長史所

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述天水有隗將軍翼方蜀漢相攻權

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推崇之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

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

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翼教尉

院制七郡之計事見文帝賜南粵王書註王者有分去聲下同土無分民自適謙讓之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五

百斤賜將軍便宜輟言

蔡邕聞之曰當與文帝與趙佗書參看文帝仁厚渾璞不露光武寬略露英敏之氣

其足以服遠一也文帝文章無修飾此篇却極作意其為帝王之言一也○曹子

建謂光武優于高祖確論也高祖挾制任術光武寬厚長者即廢郭后一節雖為

盛德之累然比釀成吕后之禍懸殊矣石勒尊高而並光特以其能駕策羣雄耳

光武臨淄勞耿弇

耿弇傳建武五年弇拔祝阿濟南臨淄與張步戰大破之明且復勒之出帝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諸將欲須

上來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至暮復大破之弁知步困將退豫置伏以待之追至鉅昧水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弁云

昔韓信破歷下今山東濟南府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今濟南府以發迹此皆齊之

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以降高祖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齊聽酈生罷備漢守

酈生賣天作d折信使日美雄生色將軍獨拔勁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齊烹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

不聽為仇衛尉食其弟酈商也時張步前亦殺伏隆光武遣隆持節使齊拜步為東

殺隆而受商以將軍將太上皇衛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伏隆父真屬北工湛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

建此大策謂從至壽陵弁自請定彭寵取張豐及近封張步之策也常以為落落難合謂其志過大恐有志者事

竟成也

謝立夫曰鼓舞英雄牢籠叛寇想見帝之神武大智盡寓于仁柔中矣前一段表

弁之功未一段佳弁之志中間將自己處張步與高帝處田橫比方一番以動步

歸誠之意英主作用全在此數語

光武與公孫述書公孫述傳建武六年述為符命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

移書中國莫以感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署曰公孫黃帝不答

圖識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耶識云承赤者黃也乃復以掌

後漢書卷之...

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王莽詐以鐵契與石龜等為符瑞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

耳何足數也。數責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

爭宜留三思

蔡邕聞之曰。心恕詞嚴。筆挾風霜。述及囂兵敗窮促時。光武猶屢降手書。不忍破

滅帝誠仁人哉。

光武報滅宮馬武詔。滅宮傳。建武二十七年。宮與武上書。請伐匈奴。帝以詔報之。自是諸將莫敢復言用兵者。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求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有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也。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蔡邕聞之曰。存仁心。識大體。愛養黎元。不事窮黷。所以馴致建武永平之盛也。此詔

視輪臺之悔。其曲突徙薪者歟。自後有薦遠邀功者。馴至安帝之初。國虛耗而民死亡。雖以和熹太后節約為心。猶不能弭。羌禍愈烈。追思此詔。宛如逆睹。

明帝祀明堂詔

本紀。帝諱莊。光武子。陰皇后生。廟號顯宗。永平二年。宗祀武光於明堂。帝及公卿烈侯。始冠冕衣裳。玉佩綬屨。以行事。禮畢。

登靈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等。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

其班時令。勅群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

元氣。天氣也。王者承天。心理禮樂。通上下四時之氣也。故

望之焉。時律者。即月令十二律。律呂不正。則諸氣不和。

羣僚藩輔。宗室子孫。眾郡奉計。百蠻供職。奉計謂計吏也。烏桓

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

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

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宏大道。被之八極。而脩子無成。康之質群。臣無呂旦之謀。盥洗

進爵。踧踏惟慚。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

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蔡邕之曰。詞既典重。心復抑畏。明帝治化之盛。優於文帝。但文帝仁厚恭儉。性質

非明帝所及。○東京節義。全是光武明章三帝所培養而成。然明帝功尤多。如尊

師傳與學校。至使匈奴亦遣子入學。則三代以下所未有也。
喬喬皇皇。郁郁彬彬。東漢之盛。史稱明章。良有以哉。

明帝臨雍養老詔。本紀二年。冬十月。帝幸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三朝之禮謂中元元年。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也。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

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射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凡事五更安車。輦軟輪供綏

執授侯王。設饗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酌。三老知天地人三才者。五更知五行

有首妻男女全俱者。尊三老。父象也。輓輪以祝。哽在前。祝壺在後。置人于前後。祝之

令其不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鹿鳴。小雅篇名也。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

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

稱其永念慚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

無言不酬。詩大雅其賜滎澇。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者。羞恤孤幼。惠繆寡。稱朕意。

養老之典。三代所崇。周秦以來。斯禮久廢。光武末年。起明堂靈臺。辟雍未及舉行。

明帝復先代之典。成皇考之志。宜乎人心允洽。園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也。真

隆古規模重熙氣象孫月峰云讀者斂襟

明帝手詔東平王國傳

光武十王傳。王名蒼。明帝母弟。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懷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

中傳云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詩小雅以

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腰腹矣平

王腰腹肥大其言與腰腹稱也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恩誼篤摯詞致淵雅讀者欲歌欲泣使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為善最樂一語尤

為千古格言

馬皇后辭封爵詔皇后紀。明帝皇后。馬援少女也。章帝建初二年。大旱。言事者不以封外戚之故。有司上奏。宜依舊典。太后下詔。固不

許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成帝封太后弟王譚王商王

關內立王根王逢時等同時皆為其時黃露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田蚡

景帝王皇后同母弟武安侯也為丞相貪驕與淮南王霸上私語後亮武帝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竇嬰文帝竇皇后從凡之子魏其侯也為丞相後坐與灌夫朋黨棄

市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近要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

前半對有司上奏言外戚不當封之故

後半並針
砭外感驕
奢則不當
封之旨更
透十分

前半言不
封外戚正
是安全之
道

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

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狀。一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

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萍水。倉頭衣綠。繡

領袖正白。繡臂衣今之臂鞵所以縛左右手于事便也。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

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

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西京外戚呂祿呂產實嬰上官桀安父子霍禹等皆被誅

張文端曰。謙冲謹抑。發于中誠。卓然明達之言。

合後詔讀之。明德后損抑外家。惓惓之心。出于至誠。示之以儉。帥之以謙。正所以

保全長久之計也。明德之識見卓矣。伏波之遺澤遠矣。

馬皇后報帝請封外戚詔。皇后紀。太后鮮舅封爵。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

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今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云。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

封王皇后之兄。竇太后文帝后也。王皇后景帝后也。凡即王信後封為蓋侯。丞相絳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

不侯。今馬氏無功于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

後半對針
章帝之請
更以體親
心勤國事
勛之

浦二曰曰
天時引端
主意特為
吏道而發
安靜不煩
古今為吏
者當信受
奉行氣味

實之木其根必傷傷掘藏之家後必殃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温

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

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能坐

卧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

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也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蔡邕之曰文有欵情則佳情欵則情辭兼勝令人再三反覆千百讀而不厭也讀

至末幅與敬姜論勞逸篇吾冀汝朝夕修我一段使我長言詠歌嗟嘆猶不足矣

○東京賢后推馬鄧然鄧后臨朝內則災荒外有羌禍亦緣后賢故足以弭之然

專政之心不可掩也豈明德之比哉

章帝奉天敕吏詔本紀元和二年帝諱熹明帝子廟號肅宗諸本題作詔三公依浦本較切

先來一法天一停刑說起正以肅宗諸本題作詔三公依浦本較切

方春生養萬物易曰百果百折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臯非殊死且勿

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條事莫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

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
吏悃悃無華悃悃至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字伯元吏人同聲謂之不

良吏安靜
飾外貌至
受賂枉法
則奸貪之
吏也民斯
為下矣人
宜何處哉

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令富姦行賂于下。貪吏枉法于上。使有臯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蔡邕聞之曰。光武明章之世。最多循吏。章帝尤為長者。故詔書敦厚如此。浸淫及于桓靈。權奸宦寺專朝。非徒根本壞也。賄賂請託公行。守令以貪虐為事。民不聊生。黃巾等賊相繼而起。西漢成哀之世。朝政壞而吏治未盡蠹。故人心思漢。光武一舉而中興東漢。桓靈之世。朝綱亡而吏治不堪言。故終至于不可救。吏治切于國計民生如此。

章帝改定禮制。詔禮班固請廣集諸儒共議得失。詔云。曹褒傳。元和三年。詔待中曹褒定漢禮。班固請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詔云。

諺云。化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言相爭不定。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

大章一夔足矣。夔堯樂官名也。

切中議論之弊。文特簡雋。道古。

章帝勅侍御史司空詔。本紀元和三年。

貴戚禍敗
皆緣不學
最是頂門
針

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以輟解，輟解之。夾馬者為服馬，服馬之外
為駢馬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大雅行葦篇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禮記伐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以愛物為順天，得體元之意。歸震川云：洒脫不羈，詔中絕調。

鄧皇后詔河南尹豹等

皇後紀和帝皇后太傅鄧禹孫女也元和六年太和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新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乃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

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宮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偽滋生，五經衰

缺，不有化導，將遂凌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

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堅謂好車，良謂善馬。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

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

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先公謂鄧禹，禹有子共十三人，各使之守一藝，故曰文德也。故能束修不

觸羅網。言能自約，束修整也。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鍾伯敬曰：鄧和熹與馬明德，其恭儉典則，皆從學問中來。而鄧更有一段機緣，作

用如教子弟就學，鑒試處處有法，步步有心，與明德之含飴弄孫，作退步者殊矣。

明德大。而和熹深。皆漢代之聖母也。

殤帝勅司隸校尉部刺史

本紀延平元年。帝諱隆。和帝少子。即位時。誕育百餘日。皇太后鄧氏臨朝稱制。

夫天降災戾。應政而至。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被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愆。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於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寔覆所傷害。為除田租芻藁。

臚舉吏弊。沈痛切中。古今同慨。

王遵與黨將牛邯書

魏黨傳。遵字子春。霸陵人。邯字孺。狄道人。初俱事黨。後遵歸漢。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長安。遵知黨必敗。而

與邯有故。知其有歸漢意。以書喻之。

隗黨不識時勢

遵與隗王歆盟為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是周洛以西。輒無所統壹。故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歸來朝。生民以來。臣人之執。未有便于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群居冗處之徒。言識不遠人人抵掌。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孺。御日夜所爭。害幾

將吏不足共事

目下難以圖存

取時當早為計

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幸蒙封拜得延論

議遵為大中大夫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眾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

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扼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睹危思變賢

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新序曰桓公與管仲鮑叔

曰姑為寡人祝乎鮑叔酌酒而起祝曰吾君吾志出莒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從魯也使甯戚無忘其飯牛于車下也黥布杖劍以歸漢

王高祖使隨何說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慄

布乃仗劍歸漢宜斷之心胸參之有識邨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

張泰先曰史稱光武發間使招攜貳然讀此等書辭萬婉入情何其工也

鄧禹河北說光武本傳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

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

北即仗策北渡追及于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

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群聚更始既

未有挫而所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

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薦藩輔之

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字之天下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

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

蔡聞之曰此篇當與韓信初對高祖孔明初對先主同看皆首定大計者禹有大

臣之度不比耿弇吳漢等徒為戰將最後與膠東固始三人獨參朝議隱然柱石

老臣

馮異遺李軼書

本傳字公孫潁川城父人從光武號大樹將軍時更始遣軼等共守洛陽異屯軍河上遣之書

異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

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謂天知命觀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

能成功于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謂更始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

踰近李文字軼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邠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

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光武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

邠岐慕周不足以喻李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為福在此時矣

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諫切恨亦無及矣

唐荆川曰順叙情事體則明雅

馮異自陳疏

本傳。異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

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

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功。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瀕殽之中。尚不敢過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勅。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故敢因緣自陳。

光武功臣多保全令終。與高祖時迥異。非特光武處置得宜。亦諸將謙退有儒者風。觀此可類推也。按本傳。帝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羹亭豆粥。虜沈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今臣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中車之恩。中車。卿名。帝獲異于中車。赦之。觀此君臣始終。

克全不誠盛哉

竇融責讓隗囂書

竇融傳。字周公。扶風平陵人。章武侯。廣國七世孫。更始時為鉅鹿太守。以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乃將家屬而西。後歸。

光武封安豐侯。時融上書自通。光武光武報以手詔。融專心內向。遣弟詣關。會囂反。叛道絕。乃遺書責讓之。囂不納。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危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遭王莽篡奪守節不回。承

事本朝。後遣伯春。從前事。湖起。囂子恂。今事。委身於國。無疑之誠。于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

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恚之間。情恚也。提括前意。改節易圖。君君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

難就去從。議為橫謀。去從背山東也。為橫通西蜀也。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始執事者貪功

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

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走。文伯耳。子陽公孫述也。文伯盧芳也。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

遠救而輕近敵。此。脅先。作。口。項。負亦恃也。易輕也。特。沈痛。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眾。以舉事。仁者不

違義以邀功。今以小敵大。于眾何如。棄子微功于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

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史士何忍而棄之。調留子何。子留

謂見在之子對伯春故曰留也。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于溝壑。今其存者非

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

首段從前
事轉落今
事虛起陳
書大意

中段正申
責讓之詞
大小不敵
前後相謬
淋瀝痛切

未段以現
在衰殘不
支之狀傷
之猶自惻
惻動人

軍復重于難。是使積疴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况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寔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

鍾敬伯曰。文類左氏。東漢辭命之絕佳者。

剖析利害。詞嚴義正。于責讓之中。寓忠愛之意。惜乎翼之不悟也。

馬援論隗囂書

本傳。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世祖即位。援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後歸世祖。援數以書責譬于囂。囂怨援。畔已得書。增怒。其

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

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

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言為人無所輕重。如軒與人。怨不能為

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觴冒罪。忘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寔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

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寔欲導之于善。

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于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

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胸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

鍾伯敬曰。君臣朋友。二者皆分義所當自盡。援以君臣之義。滅朋友之情。不先自

白委曲。幾於賣友矣。賢者舉事。光明坦悉。所以能克有其功也。

援非賣友。而識真主。窺奸竊忠。告後不得已之為也。按本傳。莽敗。援留西州。隗囂

投為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時公孫述稱帝于蜀。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相

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

賓客皆樂留。援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

若言布帛整其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也。天下士乎。因解歸。謂囂曰。子陽公孫井底

蛙耳。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囂使授奉書洛陽。援至。世祖迎笑曰。卿

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

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戰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

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

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及還。囂與援

共卧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曰。前到朝廷。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

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囂曰。卿謂何如高帝。

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

首段從人
心歸漢說
起最得主
腦

次段借在
河內存問
其子一事
見其陷子
于死動翼
以天性之
恩

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上書

求屯田上林苑。帝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責囂。囂怨援。反怒

欲拒漢。援乃上此疏。八月帝自西征。囂諸將以王師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

會召援。夜至。援于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

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進軍。囂眾大潰。

馬援與囂將楊廣書。本傳。援聞囂欲貳于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援乃陳滅囂之術。帝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

任禹之屬。下及羌豪。陳禍福以離囂支黨。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囂。

春卿字廣無恙。前別冀南天水冀縣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

同情。而李孟字闕拒背畔。為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

惻隱之計。乃聞李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字元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

定。以今而觀。竟何如耶。援間至河內。過存也。伯春字恂時置河內。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

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

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可不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李孟孝愛。曾聞不過。夫孝于其親。豈不慈于其子。可有子抱三木桎梏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

三段遞接
欲附公
孫見其所
圖失計激
心以愧悟之

以上責罵
以下責罵

四段示廣
當勸歸
欲并曉廣
以分義之
重以見其
義無可契
也此是篇
旨未段示
朝廷信正
所以招徠
正之也收
局

正之也收局

後漢書卷之九

之事乎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在中李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

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

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也子陽稱帝蜀中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

猶言碌碌也欲往附之蜀求救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謂述倘當安從得子王給

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欲封翼為順手帶責揚廣引起下段一婉轉語絕也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

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而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不沈不謂今國家

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名部亦與諸耆老大人謂豪傑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

引領去矣加此一管見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

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

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音痿萎腰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

過此欲少味矣為食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是書來歎奉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

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于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朱東觀曰伏波文章極峭婉蘊藉之致于西漢一種嚴整之氣東京一種疎簡之勢各有其美而又自成一家不復拘牽行墨如烟波淡宕舒卷萬端已開晉人風

味也

浦二田曰。以書遺廣。則主在廣。藉廣規竄。則主寔在竄。慘語莊言。感人肺腑。東京文豐。綉相高。此書在中興始年。猶喜其脩然獨遠也。

激昂古宕。雅韻欲流。諷誦一過。餘香常存。齒頰間也。伏波武略文章。在東漢時皆

當第一。

馬援勞官屬。本傳。建武十七年。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拜援伏波將軍。擊之既平。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云。

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有大志則不肯。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謂自

給自矣。不必過富。乘下澤車。行澤之車。短轂取其利。便不必高車。御款段馬。款段。行也。緩也。不必駟馬。為郡援吏。謂不必守

墳墓。不必遠事功。各鄉里稱善人。名青史。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非曉人不能為是言。然有大志者。益自苦。

而不屑。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下多行潦。上多瘴霧。毒氣重蒸。重當作薰。仰視

飛鳶。點點音喋。謂音喋。謂音喋。謂音喋。墮水中。乃至墮水。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

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青紫。且喜且慚。

張道先曰。范史傳伏波至此。將一生慷慨大志。封侯醜酒。摹寫一番。文情淋漓。特

甚。此雖刪摘此一段。猶復生氣滿紙耳。

借前語作引。有大志。即多自苦。似此亦覺。有寔在受。用也。述後事作。跌語似自。悔意寔言。備經勞苦。始克有功。入今事作。結意在評。屬非徒自。謙。

浦二田曰飽經勞悴語蓋以示將吏須歷艱苦始克有功也莫作退步解

馬援誡兄子書本傳。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客。援。從。文。耻。還。書。誡。之。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

非正法譏刺時政也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

以復言者施衿結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

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

樂清濁無所失謂輕重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

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

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

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鍾伯敬曰東京之始已開譏議黨比之端以伏波誡子書而不免罹梁竇之讒禍

君子知風尚之難為挽也

此少年子弟之藥石也明此可以厚心術可以免禍敗不僅作文字觀朱子採入

小學有以也

後半舉以法戒

前半正言訓飭

朱勃追訟馬援書

馬援傳。援擊五溪蠻夷，軍至臨鄉，士卒多疫，援亦中病。是

遂因是臨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又前在交趾，常餌葷菜，寔以南方

寔大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方珍物，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固莫以

間及卒，後有諧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妻孥惶懼，不敢以

喪還舊塋，賓客故人莫敢會弔。勃因詣關上書，勃字叔陽，扶風人，年十二常

候援兄况，方領矩步，辨言嫻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

援曰：朱勃小器，速成知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及援為將軍封侯，勃

不過縣令，援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于眾。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

橫。荆通說韓信背漢，高祖微通至，釋不誅。田橫初稱自齊，王禮葬之。大臣曠然，咸不自

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計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

楚。章邯為秦將，畏趙燕將，據聊而不下。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于燕，豈其甘心未

規哉。猶言下也。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

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

知當要七郡之使，徵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眾營未集，援建宜

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翼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

援奉詔西使，鎮慰邊眾，乃招集豪傑，曉誘羗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規圓也。如收倒懸

首段援古
作引讒言
二字一篇
之綱

中段叙援
生平事前
溯其功後
白其罪

未段求則
於察功則
宜錄罪則
可有

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翼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

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

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間復南討立臨臨鄉師已

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疲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

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

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僅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象庶未聞

其歿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于邯鄲共謂魏王曰

王曰否三人言信乎曰寡人信龐共曰夫市中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于市謗臣者過三人願王熟察之家屬杜門葬不歸

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明生者莫為之頌臣竊傷之夫明主醜于用賞

約于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

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于讒此鄒陽之所悲也鄒陽言曰昔者魯聽季孫之說

墨翟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于人之讒諛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

畀有昊詩小雅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

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公羊傳曰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為桓

聖王之祀。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禮也法施于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若

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此義更正大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

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彭越為梁王樂布為梁大夫使于齊越以謀反梟首洛陽詔有收視者捕之樂布使還奏事越頭下

祠而冒陳悲憤戰慄闕廷。書奏報歸田里

張奉先曰光武伏波君臣相遇之際可稱千載一時矣而讒言一聞之遂至奪侯

藁葬良可傷也。勃所上書情辭悱惻淋漓婉折深得風人雅致。帝雖不能快白伏

波之冤而以所上章使梁松竇固讀之驚相媿嘆斯亦勃之能為援吐氣矣。

情詞慷慨足令忠賢凜凜有生氣。○譖援者梁松竇固輩也。按援前出屯襄國詔

設餞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可使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

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援又因與梁松父友不盡禮于梁松松心恨之。及後松果以

貴滿致灾固亦幾不免。援忠告之言而松等反陷之小人可與言哉。

馬廖上長樂宮疏。本傳。字敬之。援之子。肅宗時典掌門禁為衛尉。

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于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

府然而侈費不息至于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

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寔。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更不奉法。良繇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于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熏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于行仁心乎。況于行令乎。願置草座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

鍾伯敬曰。東漢外戚如馬鄧二家。亦彬彬不同諸外戚矣。蓋雖二后賢德。亦由伏波高密家訓良也。

好劍客。好細腰等語。雖屬鄙事。巷談。却是名言。至理。第五倫勸成風德。疏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與此從行不從言同意。

韋彪貢舉議

本傳。字孟達。扶風平陵人。官至大鴻臚。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亦懈。而吏事寔疏。咎在州郡。下朝臣議彪因

言上

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

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于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得其人。

蔡聞之曰。探本之論。漢舉孝廉以守相主之。魏立九品中正。以本郡薦紳有才望者主之。所舉以行。亦自有見。然其究也。上品無寒門。純重閥閱。勢使然也。六朝皆循行此法。故門第最重。至隋始行進士科。開科舉試文之局。不關行誼。唐初立法。猶有十科。後只用進士明經二科。以進士為重。如每歲合一百人。大約明經八十人。進士二十人也。五代及宋俱依此。然唐無彌封。又無禁挾書。至宋太宗用彌封。再傳又用謄錄。防閑愈密矣。明太祖始定三年一試。

韋彪置官選職疏。本傳時吏多以苛刻為能。又選職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乃上疏。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于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

登用大臣
以公議量

為重不在
應對小慧
簿書末節
此條尤為
暢切

安得此長
者言

扶發時弊
透快

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
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魯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
木訥之功也。前漢書曰。周勃厚重少文。四一條。簡諫。讓之。一戰。往往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
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蹇正。有補益
于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据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
六條。二千石。一石。為一民。一從。安當。久。一任。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留聖心
此疏所陳。皆體國常經。高在言無支蕪。選尚書一條所載。尤識大體。

杜林論增科禁疏。本傳。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官至大司空。光武時。羣臣上言。請增科禁。詔下。公卿議。林疏奏。帝從之。

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後。不務多
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祥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斲雕為樸。蠲除苛政。更立
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詆欺謂飾非成。釁非其本罪。
果桃李茹之。餽集以成臧。同小事無妨于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于
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

寬禁網捐細苛正以扶進廉潔獎成節概義理最精論亦透切

朱浮與彭寵書

朱浮傳。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後為幽州牧。寵為漁陽太守。浮拔嫌密奏寵遣吏迎妻不迎母。又受

賞賄多聚兵。意計難量。寵既猜怨。聞之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起執後空而來虛寵

大意

益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時而動。嘗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

于鄭也

見左傳。元年。

伯通字彭寵以名字謂譽遠聞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

此應責其不宜背畔

而用兵

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族之

計乎。朝廷之于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

匹夫媵母。尚自致一食。如靈輒倒戟以救趙宣子。中山君以一食而獲二死士之類。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

不顧大義。生心外叛者乎。三綬。東三官也。更始使漢鴻持節徇北州。至蒯以寵鄉閭。故人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

乃歸。世祖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起拜。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

心引鏡窺形。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佳名。造集鳩之逆謀。

捐傳葉之慶。作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

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耿况字俠游。為上谷太守。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

有降挹之言。不伐其功也。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

寵之叛乃自矜其功也。此更直刺其心。

結處且歎
且勸喚醒
讀

首從日食
作引

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
妄自比六國齊燕楚韓趙魏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

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民捧

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于

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說言浮密奏寵上

疑其妻勸寵無應徵寵乃與所親徵之寵既自長為群后惡法永為功臣鑿戒豈不誤哉定海內

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疑即指不應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

而為見讐者所快後寵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又以寵命

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馳出城詣闕封不義侯

浮性急躁寵負功力兩人積忿成釁寵之變浮之激也然其詞雄壯淋漓聳然可

聽

朱浮日食疏本傳。建武時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有纖微之過必見斥罷交易紛紜百姓不益六年有日食之異因上疏

臣聞日者象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

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家之政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

此段點明
時事先功
積久成
之義

此段對針
時事痛發
交易紛擾
之樂語語
切中

末以正論
作收

書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
敬禮教也屬辨比事春秋教也
鴻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陸

下哀憇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寔輒

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聖猶加三考考典三載考績三大漢之

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于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

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故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針對時事當時吏職何能悉

于子孫而不轉職今倉氏庫氏因為姓是即倉庫吏之後也針對時事當時吏職何能悉

理論議之徒豈不誼諱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

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以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

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聘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

長吏迫于舉刻懼于刺譏故爭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

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

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于經年之外望化于一世之後

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古者吏道以久任為善有治績顯效則增秩賜金璽書褒美若迫切變更則難以

為治矣光武銳精圖治故所失坐此此疏不獨規時却是至論浮請委任三公疏

云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又云陛下以使者為心腹。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謂尚書之平。決于百石之吏。皆為切中。

張純正昭穆疏。本傳。字伯仁。京兆杜陵人。安世四世孫。官至太司空。建武初。宗廟未定。昭穆失序。純乃與太僕朱浮共上此疏云。

陛下興于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寔同創。名正一言順。

草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先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受命祖。孝

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于春

陵節侯。南頓令欽。即光武之父。春陵侯。買。即光武之高祖也。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宗

謂元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八代。光武即高祖九代。孫以代數相推。故繼體元帝法。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

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

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

父立廟。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

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羣

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

葉水心曰。光武用張純朱浮議。始自孝宣而下。並列廟祭。以代四親。是時建武十

盛事佳文
可法可傳
史稱孔
北海聞人
之善若出
諸已言有
可采必演
而成之面
告其短而
退稱所長
薦達賢士
多所獎進
知而未言
以為已過
觀此鄭公
鄉之教亦
現大略矣

九年也不然則不足為紹漢矣。純不惟明習典禮而正論不諱。自非西京諸儒所能及。然光武能變知改。不私其親。蓋有知至之道焉。

孔融告高密教諭鄭元傳。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時鄭康成隱修經業。杜門不出。融履造門告高密縣為康成特立一鄉。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謂決獄。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康成長于經學。初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元。元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考論圖緯。聞元善算。召見于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及黨事起。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言義理深遠。不可駁難。如墨翟之守左氏膏肓。喻左氏之疾不可為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

成人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鄭康成詩譜序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范史載其篇名而不載其序

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于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茂云馬虞書曰

詩言志此詩之之源一頭詠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子

遺通帶一過商一頭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

于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明阻飢茲時乃粒自傳

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于太王王季克堪顧天

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于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

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

至也本之繇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

齊哀公亨同烹齊哀公政衰荒淫急慢紀侯譖之夷身十禮之後周夷王元年天子始

禮也邶不尊賢邶相舟篇序云衛頃公之時仁人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

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象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

中段疏明
正變昭垂
法戒感哀
源流條貫
悲舉

首段溯詩
所自始及
詩所由作
法戒二字
一篇綱領

末段說出
作譜之意
仍是指示
法戒不雜
不漏

變風變雅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而勿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繇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于是止矣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于力則鮮于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歐陽永叔曰毛鄭于詩其學亦以博矣蓋詩述商周自生民元鳥上陳稷契下訖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興衰治亂美刺之方無所不載予初未見鄭譜未能徧通其旨故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為詩圖十四篇慶歷四年于絳州得鄭譜而首尾殘缺因取詩圖以補鄭譜之亡者庶幾以見予于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已

高江村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主美刺春秋主褒譏總歸法戒二義康成詩譜序事編年一用春秋之例乎

後漢書卷之...

丁鴻日食封事

本傳字孝公潁川定陵人。和帝即位遷太常。永元四年為司徒。時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各擅威權因上封事。

臣聞日者陽精守寔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虧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

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于外黨類強盛侵奪王

勢則日月薄食。周室衰謂幽王時皇甫即幽王后之黨詩小雅皇甫卿士番惟司徒冢伯冢宰仲允膳夫其類非一故言之屬也。故詩曰十

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詩小雅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

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

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帝平帝之末廟不

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德行其執也。今大將軍實雖欲勅身自約不

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

臺勅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于下

效驗見于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易曰天垂象見吉凶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未

望而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

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詩大雅若勅政責躬杜漸防微則凶妖銷滅害除

福徵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于葱青禁微則易救未者難

中段接入
時事言君
權下移所
以天變上
見之故

未段言處
置之力幾
貴防微道
宜自強則
君權不移
而天變可
弭矣

人莫不忽于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諱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

左官外附之臣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聞者大將軍再出

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

彈縱非行法不服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

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宜因天變改政匡失以塞

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兼尉衛屯南北宮于是收實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

陳仁子曰丁鴻以日食歸竇氏可謂知本不數日竇氏伏誅噫言之者鴻誅之者

乃一鈞盾今之鄭衆而宰相不得與其無權可想也抑竇氏覆宗之禍其責在右

馬后以法度抑制諸子弟故身歿猶見馬氏之榮竇氏以官爵驕寵諸子弟故身

存親見竇族之誅此古今所宜知也

班彪王命論

彪字叔皮扶風人班固父也時王莽敗世祖即位冀州隗囂據隴右公孫述稱帝于蜀漢天下雲擾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

天下分裂數世然後乃定抑昔縱橫之事復起于今乎將永運迭興在于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列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

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

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于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千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

首段歷叙古帝王得天下之由以德業二字為王命所本已見神器不可闔于意

次段緊對說乃論所由作也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極言神器不可闔于令

後漢書卷之九

不謀而同辨方今雄傑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以可知矣翼曰先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于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持之時民復知漢乎既感翼言又恐狂狡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此篇與後賓戲皆後漢文而載于前漢書叙傳內至後漢書祇載其篇名今酌依本傳次第附之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

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

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

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符即命也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

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于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

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于布衣不達其故以

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此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

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不闔于天道哉又不覩

之于人事矣夫饑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桓福之襲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

于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

哉故雖遭罹阮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烹醢分

從低處視從高處補

三段引証
以婦人之
知廢知興
者喚醒瞶

四段詳叙
高祖為光
武作榜樣
見天命已
有所歸却
不及光武
一語致有
游說之嫌
妙于立言

裂質也。又况公麼尚不及數子。公麼微而欲閣奸天位者乎。是故下駕所乘上不下騁千

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柰梁上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乘帝

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

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一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

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

時陵為漢將，而母獲于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

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于漢，陵為宰相，封

侯。夫以匹婦之明，猶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于無窮，垂策書于春秋，史

總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繇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

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異多奇，三曰神

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

及用人如繇，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鸞同餐如餐，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

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成卒指婁之言，斷懷土之情，洛陽近沛高祖來都關，高四皓之

名，割肌膚之愛，不立威夫人子舉韓信于行陣，收陳平于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

五段總束
如百川歸
海一氣收
納

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迺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遇神遇，震
雷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于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
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
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
五者即前其與有五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于權利，越次妄據，外不
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
覺寤，畏若也順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
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孫執升曰：論本為隗囂而作，而深原天道，詳叙人事，確見王者受命之由，直可醒
千古貪夫之迷行，文往復懇到，猶存西京風骨。

蔡聞之曰：蒼鬱古茂不及西京，其排偶處開六朝法派，其轉折疏暢處開八家之
風。然詞嚴義正，氣格高舉，不可攀躋。余嘗謂西京過秦論、東京王命論，不可不熟
讀。賈誼以雄偉勝班，以健爽勝皆，千古絕調，讀之能令人神酣氣爽。

班固答賓戲

固字孟堅，曾除蘭臺令，史年九歲，即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

首段借賓戲作引言
著作不足成名乘時乃可立功
即括名字為一篇之主

中設言說隨以希遇合難尊顯于目前每禍發于旋踵故君子自貞所守不以一時

己性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于博學以著書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會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云

賓戲主人曰益聞聖人有壹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

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以聖哲之治棲棲皇

皇孔席不煖暖墨突不黔墨墨翟也突灶突也黔黑也言志在明道不暇安居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

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謂名譽言外有美名善譽也龍骨之文蕩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振拔沓塗跨騰風雲

譽內則履道崇德披也龍骨之文蕩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振拔沓塗跨騰風雲

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屈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據

意乎宇宙之外銳思于豪芒之內潛神默記恒亘同以年歲然而器不賈古于當已用

不效于一世雖馳辨同濤波摘藻如春華猶無益于殿上功曰最意者且運朝夕

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適爾而笑曰適古攸字笑貌若賓

之言斯所謂見勢利之華閭道德之實守矣天與之焚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爾雅

東南隅謂之突曩者王塗無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橫驚于是七雄號闕分

裂諸夏龍戰而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燦飛景附煜育雲下

後漢書卷之...

其間者蓋不可勝載效疾風煜當此之時搦援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

一矢而蹶距也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即魯連遺燕將書及義不帝秦二事見國策

故隱其窮于是解魏齊為秦所購迫急走趙趙相虞卿與齊有相印間行奔魏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蠅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

也啾發啾啾小聲而發也投曲越合歌曲也感耳動應象庶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

移俗易乖忤而不通者非君子之法也雖偶當時之會而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

亡命漂浮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雲

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微乘邪據微倖而乘邪僻以來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而

焦瘁福不盈眦當富貴之間視不禍溢于世凶人卿指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利也

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要君呂行詐以賈古國說難既道音

也雄其身迺囚指韓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指呂不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

之氣彼豈樂為迂濶哉道不可以賈也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芟荒廓地統恢皇

綱基隆于羲農規廣于皇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

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原共流沐浴元德稟仰太和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殖山林

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子

未段言道
德發為文
章雖沉寂
于一時必
流光于千
載故君子
自全其真
蓋以萬世
為名也

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旌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沈濫而測深乎重

淵亦未至也爾雅高前曰旋邱如覆敦者敦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

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

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傳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太公望兆

動於渭濱齊寧齊寧激聲於康衢謂扣漢良張良受書於邳沂沂崖也下邳皆疾命而神

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陸子賈優游新語以興董

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章思法言太元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

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聽烈

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若迺夷抗首行陽惠降志于辱仕顏耽樂于簞瓢孔終篇于

西狩聲盈塞于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迺文迺質王

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姓委命共恭已味道之腴神

之聽之名其舍諸言修志委命明神佑以福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于荆石隨侯之

珠藏于蚌蛤乎歷世莫取示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龍有

翼潛於潢汙魚龜慢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躩昊蒼也故夫泥蟠

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

迺牙伯曠牙曠伯曠清耳于管絃，離婁眇目於蒙分，逢蒙絕技于弧矢，班輸樅巧于斧斤。良

王樂伯軼能於相馭，烏獲抗於千鈞力。和秦鵲和秦鵲編發精于鍼石，研即計桑羊研即計桑羊宏心計

於無垠，僕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孫月峰曰：以正道作主張，自是理勝。造語最入細字，錘句鍊極典雅，工綉之致，可

謂織文重錦，第風骨不若解嘲之古勁。此等機竅，更有難言，應是天分有限。

何義門曰：麗過于揚，其氣質則不逮矣。然非崔蔡所能及。

東平王蒼諫二陵起縣邑疏。光武十五王傳。時章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王上疏。

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涇陽王

疾。古姓涇陽主光武女實固之妻也。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觀始終

之分，勤勤懇懇，以製制為言。故建營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

而已。不停水。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貴行。至于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于

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邱隴，且不欲其著明。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

况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

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邱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于無窮也。惟蒙哀覽。

蔡聞之曰：漢賢王推河間獻王德，東平獻王蒼，河間有功經學，可以配享文廟，東平好善，始終一德。今讀此疏，言簡意長，仁孝之用心，藹如可誦。

何敞諫用竇氏疏

本傳 字文高，扶風平陵人。和帝時為尚書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惡之，出為濟南太傅。後復徵遷五官中郎坐詐

病抵罪，卒于家。時太后兄竇憲以車騎將軍擊匈奴，詔使者為憲弟衛尉篤本車都尉景大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敞上書切諫，不報。敞為尚書，復

首段虛引

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

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

衛莊公之寵州吁，上事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

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比頻也憲深執謙

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

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景篤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偏，誅戮無罪。

肆心自快。今者論議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于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

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申伯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如德故尹吉甫作誦以美之。

憲等陷于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呂后欲封呂祿呂產為王。陳平周勃順旨而封之。呂后崩。平勃合謀卒誅。

產祿也。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敬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周金左傳鄭莊

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數語是丁書本意。綿綿不絕。或成網羅。上不欲令皇太后損父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公實姜氏

于城賴誓之曰不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

免于嚴怒。臧獲奴婢職稱也。史記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為吏。其妻私人。其夫將來妻作藥酒待之。夫至。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妾欲言。則恐逐其主母也。欲

勿言。則恐殺其主父。于是伴僮而棄酒。主父怒。笞之。故女僮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終不免于盜。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膠

東相成。至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敬凡八世。

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自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存弱冠。有不隱之忠。

此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八字結全一意

真西山曰。何敞之言。非獨忠于漢室。是亦忠於竇氏也。而乃祖公孫宏去仲舒之

故智。黜之以相諸侯王之驕奢者。是欲陷而殺之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

用意忠厚。敷詞愷切。

漢設五經博士箋註
紛紜至宋
諸儒統記
始一宋儒
羽翼經傳
之功大哉
至矣然章
句一疏為
之先聲其
功亦自不
朽

徐防五經章句疏本傳。字謁，沛國郵人。和帝時為大司農，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乃上疏詔從之。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

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闕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

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光武中興，恢宏稽古，易四家施、孟、喜、梁，印、賀、京、房。書三家，歐、陽、和、伯、夏、后、勝、夏、后、建、詩三家，申、公、轅、固。

韓嬰春秋兩家，嚴彭祖、顏樂安禮二家，戴德、戴勝凡十四博士。太常選一人為祭酒，以總領之。設甲乙之科，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

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

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奸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

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

妄生穿鑿，以導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非誠詔書，實選本意，改

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

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自相攻伐皆

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

高江村曰：白虎觀諸儒同異家，自為說，經學不明，病在各出已見，以求勝，遂與本

文相戾，得此務本之論，誠為漢儒所難。

後漢書卷之...

前半歷引
古事援作
案據

後半備舉
國典勸成
大禮

陳忠論喪服疏

本傳字伯始沛國浚人也元初三年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

制光武帝絕告盜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云

臣聞之孝經始于愛親終于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

于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于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

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腰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

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自臣有大喪至此並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

事了退家致位喪次極盡私恩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

聲矣惟蠶之恥言已不得終盡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和創制大臣有寧

告之科合于致憂之義寧告休謁之名吉日告凶曰寧論語吾聞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建武之初親承大亂

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願復

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凋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藉田之

耕起於孝文初文所以故動之也孝廉之貢發于孝武武帝元光元年初郊祀之禮定於元成

元帝成帝時匡衡韋元三雍之序備于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雍和也大臣終喪成於陸下謂

行三年喪也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天下可運于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此處治親動之帝母陵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疏入宜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等議遂著于今

蔡聞之曰三代以下有志行三年喪者晉武帝北魏孝文帝宋孝宗耳至情大禮何意漠然者之多也陳忠此疏運以經術本以至情文亦入西京之室

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墨衰從吉不可為訓此議雖寢然有關名教不淺文亦典質東京文不可多得者

班超絕域請還疏本傳超自仲升彪之子固之弟立功西域封定遠侯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章帝永元十二年上此疏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邱代馬依風禮記太公封于營邱比及五世皆反

仁也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翼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况于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

首邱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匈奴之俗壯者食其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臣超犬馬齒殲蓋也常恐年衰奄

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

綬作日由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恐及後人效臣

不敢望到酒泉郡今甘肅肅州但願生入玉門關屬敦煌郡即今敦煌縣臣老病衰困冒

死誓言謹遣子勇超子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

陳仁子曰。超踰葱嶺。迄懸度。在西域三十一年。功擬充國。而不煩中國之兵。智踰馬援。而不陷遠國之讒。上疏去歸。亦可謂善保功名也。

浦二田曰。淒而壯。勁而不直。

班超代還答任尚

本傳。帝感昭奏。徵超還。以成己校尉任尚代尚。曰。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答之。

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任。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浦二田曰。讀古不僅以文而已。貴識取言之有用者。寥寥數語。安遠機略。無以易之。按史任尚以所言平平。卒以召亂。噫。可鑒矣。

班昭白兄餘年疏

班超傳。昭字惠超之妹也。為曹世叔妻。有節行。兄固著漢書。未竟。和帝詔昭踵成之。數召入宮。皇后以下師事焉。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

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明帝崩。馬

者攻沒都道。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為先登。紅立一功。

身被金夷。傷也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

首段從立
功受恩叙
起題前虛
引
次段陳年
老衰殘之
壯揣邊竟
逆亂之萌

側重在任
重勢危上
乃為國家
計慮深遠
非私一身
體也立言有

三段點出
上疏本情
說到放還
之使前段
反此段正
兩相照應

未段一正
一反作收
情意誠懇
周到惻惻
動人

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眾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

手不仁猶不遂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

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究之源生逆亂之心而

鄉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

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隱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

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謂其力不勝緣陛下以至

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

乞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廷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

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子方魏文侯之師見君之老馬棄之曰少詩云民亦

勞止乞而可小康惠比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

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則便捐死于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

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括之母懼括敗先請得不

之罪事見烈女傳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

謝立夫曰馬革裹尸具見馬伏波之壯志豈投筆班生顧盾盾乞憐以勾其餘生

首段只是上書引子然忠告之誠已津津齒頰間中段援古作議論法戒昭然

哉。特是悖逆侮老之性。難保無虞。設一有變。則損傷威名。所關不小。此言之所以不痛切耳。曹大家之疏。倍覺宛轉。聽具此手筆。宜其能代兄固續漢書也。

浦二田曰。定遠自陳簡。選大家傾吐。全以天動而衰年遠。馭絕域生心。揣勢披忱。

更中款會。性真學識。兼至之文。

崔駰戒竇憲書

崔駰傳。字亭伯。涿郡安平人。有偉才。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辟竇憲府掾。時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諷之。

後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不能容。棄官歸。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重者惑也。未信而結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

而或蹈之者。思致其區區憤盈而不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

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列後陳也。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

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

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宏申伯之元舅之美。致周召之

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字君卿。妹為元帝昭儀。以外戚君位。稱為賢臣。近陰

衛尉光烈皇后同母弟。與也。克已復禮。終受多福。邾氏之宗。非不尊也。史丹封邾。故云邾氏。丹

為衛太子良娣。成弟即位。擢丹為長樂尉。遷右將軍。封武陽侯。陽侯之族。非不盛也。侯當作平。王重侯累將建天樞。

未段入正
議叮嚀勤
勉拳拳周
到憲不知
戒愚甚矣

前半援古
以寬厚為
法

執斗柄王氏九侯五大司馬北斗七星第一其所獲譏於時垂行於後者何也蓋
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

已四人者哀帝母丁姬景帝王皇后宣帝許皇后王皇后其家族並傳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實氏之興肇自孝文

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實太后之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故云淳淑守道也安豐以佐命著德

顯自中興實融封為安豐侯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于今夫謙德之

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

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杆矜矜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張秦先曰駟文學亞于班固而漢帝以為過之使憲與之為友觀此書之規箴終

守之以正而不受憲禍則為勝固一籌宜矣

張敞上王暢奏記王暢傳暢字叔茂山陽高平人龔之子也暢時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通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下車奮厲威猛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史記曰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

噫盡之矣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

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湯德至禽獸于是諸侯畢服

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紫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

豪右大震功
曹張敞上此

後半人事
以嚴苛為
戒

務崇温厚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視人如子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

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為嚴

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

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

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

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晉國之

盜奔虞為入境讓心自生史記曰文王為西伯陰行善行諸侯皆來決平于是虞為秦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畔者讓畔少者讓長虞為

二人不見西伯慙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曷為取辱遂俱讓而還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蔡聞之曰暢深疾賊吏責令自首有隱伏者使吏發屋伐樹敝故諫之詞旨温厚

尚德緩刑可以迎導善氣永為酷吏之砭

傅燮請誅中官疏本傳字南容北地靈州人時為護軍司馬從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

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豐發蕭牆而禍延

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

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未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宦弄

權忠誠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南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

共國亦猶米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

偽夫孝子疑于屢至市虎成于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賜死

于杜郵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臣聞忠

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母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被鈇鉞之誅陛下

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蔡邕聞之曰漢末如張綱傅燮皆至性男子也綱有理輪之舉又能撫張嬰燮有中

官之效又能死節讀斯篇忠義之氣將以悃誠唐裴中立軍中一疏謂朝中好黨

盡去則逆賊不討自平情事如一

臧洪報陳琳書臧洪傳洪字子淵廣陵射陽人初為廣陵太守張超功曹甚

見愛信超遣洪詣劉虞通絕因寓于袁紹紹以為青州刺史徙

東郡太守曹操國超于雍川洪聞之勒兵請紹救超紹不許超遂破滅洪怒

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不下使洪邑人陳琳與洪書喻以禍福洪答書城

首段從前書遞落之

後漢書卷之... 叙前書

前從不報前書遞落
報今書曲折吞吐虛
含大意相
次段從相
好時說到
告絕悵悵
效昂反覆
激昂反覆
心迴翔沁入

三段歷舉
乘紹殘殺
張呂劉三
人之事以
見山暴若
此其人不足
復恃也

雅况述叙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闡于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
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送付褊心初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
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謂奉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

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謂素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琳指陳撫絃

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雍被侵郡將超邁危請

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超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

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

席去者克已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則僕抗李扎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吳王餘昧

李扎去昔張景明登壇插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旦以拜章朝主

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素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呂奉先

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向罪復見所刺呂布傳布破張燕軍而求益兵眾將士劉

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

魔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私已非游士之願也是以

魔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私已非游士之願也是以

四段直舉
來書之意
以答之言
已守死不
屈並責陳
琳應前聞
于大道不
達余趣之
意

未段單對
孔璋細助
却與篇首
趨舍異規
呼應

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亡不適敵國故也敵國仇國也見左傳足下當見久圍不

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

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見左傳崔杼故身篆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

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之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

耕哉左傳楚子圍宋築室反耕言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伯珪張揚飛

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計耳張揚雲中人張燕常山人聚

捷速軍中號為飛燕時助公孫瓚言北邊少年為羣盜眾萬人燕標悍

有倉卒之急股肱之臣將告歸自救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

怒暴威于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為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耶昔高祖取

彭越于鉅野彭越將其眾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光武創基兆于綠林亦羣卒能

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

琳足下微利于境外臧洪投命于君親吾子托身于盟主謂袁臧洪策名于長安子

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黑山羣

楊龜山曰張洪初為張超公曹後遇袁紹以為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

而洪之報二人何其異哉。方曹操圍超於雍，印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曾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印之圍非切于已。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絕紹無乃不諒彼已與其不屈而死過矣。浦二田曰：告絕則義形于色，抗節則慨當以慷。或者嗆其調入六朝而不知其結撰節拍，寔從子長子幼諸報書來。

蔡邕諫伐鮮卑議

鮮卑傳 字伯喈 陳留圉人為郎中校書東觀董卓辟拜侍御史遷尚書卓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靈帝時幽并

涼三州緣邊諸郡歲被鮮卑抄略熹平六年北地太守夏育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帝未許會護羌校尉田晏先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中常侍王甫為請帝乃拜晏為破卑鮮中郎將與育并力討賊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邕上議帝不從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顏海瀚之事闐顏征討殊類所由

尚矣然而事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

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

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

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既而覺悟乃息

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封丞相車千秋為富人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

首段援武
帝見事不
可輕兵而
貽悔

次段就匈奴言見不可驚外而道內

三段言匈奴與中國疆域攸分不必用兵求勝

四段引淮南王諫伐越事見中國之威不可損

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師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則並
 之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益智益生加
 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
 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夏育田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
 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
 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蚘搔國中之困胸背之瘡疽方
 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謾書之詬
 方之于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威
 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螳音校校冠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當作
 今本朝為之盱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在朝議有
 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
 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
 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耶昔珠崖郡
 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

五段引元
皇帝棄珠
崖事見塞
外之地不
足得
收束

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
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避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
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
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李牧趙守邊良將保塞之論嚴尤
申其要嚴尤諫王莽伐匈奴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徐原一曰邕文詞古質善為碑版之體其疏議獨為暢達絕類西漢文章
援据確論斷精俱見碩畫遠略伯喈固曠代逸才登此聊見一班

蔡邕女訓

一引句提起
心猶首面也是以甚致飾焉面一旦不修則塵垢穢之心一朝不思善則邪惡入之
咸知飾其面不修其心惑矣夫面之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之不修賢者謂之惡愚者
謂之醜猶可賢者謂之惡將何容焉故覽照拭面則思其心之潔也傅脂則思其心
之和也加粉則思其心之鮮也澤髮則思其心之潤也用櫛則思其心之理也立髻
則思其心之正也攝髮則思其心之整也

朱全古曰班姑女誠詳而辨伯喈女訓簡而逸雖各有所長而斯篇尤風致獨絕耳